

林 行

譯文全集
21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 行

譯文全集
21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紓譯文全集 第二十一冊 目錄

玉樓花劫（上）

一

玉樓花劫（下）

一一三

玉樓花劫續編（上）

二〇五

玉樓花劫續編（下）

三〇五

彗星奪壻錄

三九一

歐美名家小說

玉樓花劫

上冊

法國大仲馬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撰小說

社會
小說

海上繁華夢

初二集
後 每冊五角
七角五分

是書共分三集洋洋百十萬言歷歷描寫滬地上下社會中情狀上自官紳商界下至妓院歌場一切可驚可怪可嗤可鄙之現象罔不爲之曲曲寫出阿堵傳神刻畫入微形容盡致洵足喚醒迷人超登孽海其有功於世道人心不淺也

偵探
小說

中國女偵探

定價大洋三角

是書叙一少年女子及其女友數人皆習武事多智計而尤喜研究偵探之術中間共分三大案一曰血帕案二曰白玉環三曰枯井石其情節之奧奇鉤距之精深及種種手段之靈妙活潑變化百出誠足爲我國偵探界生色也

醒世
小說

瞎騙奇聞

定價一角五分

是書叙一人家道富有而迷信至深偶惑於江湖術士之言遂篤守其說作種種鄙陋之行爲至於家破人亡悔之無及其間描寫富人之蠢拙江湖術士之奸欺狡獪以計愚人不啻賴上添毫栩栩欲活

序

法自經魯意十六之變。內家咸囚之樓中。后妹公主。下及儲貳。雖無瑯璫羈綰。然動息必伺以武士。至於補履之匠。亦可鞭撻東宮。則誠從古亡國未有之奇辱。麥桑扈叔者。獨變姓名。隱於革肆。志在必出難后於囚拘。遂有任俠之女。以竹子花屬諸故家閨秀。通書於難后。后亦幾脫局而出矣。迺事情中梗。變出無方。於是魯意舉家。及俠烈之男女。均盡於斧鑕之下。讀史者悲之。遂演爲此書。其中情迹離奇。其尤奇者。則治克斯麥爲保皇黨魁。乃不惜其愛妻。貢諸民黨。以冀萬一之濟。則吾國忠臣所不屑爲之事。而亦爲之。究竟法國初變共和。昏亂之事。亦慘無天日。此時事實。證之吾華史書。都無一似。或且劫運使然。因名其書曰花劫。託小喻大。觀者勿視爲小說之荒唐可爾。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林紓識於宣南春覺齋



玉樓花劫卷上

法國仲馬著

閩縣林紓
侯官李世中同譯

第一章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三月十日黃昏時我夫人教堂中鐘甫十動聲之鯨鏘大類鷲鳥困於樊中甫破樊而飛至慘厲動聽而巴黎中闐寂如暴雨將來先之以震電且嚴冷蒙以慘霧蓋今日之巴黎非復平日之巴黎矣前此巴黎萬燈交燦射諸馬路土色如耀黃金今夕則路上行人至倥傯各有所事間有耳語作欣悅狀城外則皆洪醉之人呼聲徹天間有肆毆於道者疾然斗起如萬馬之奔騰而善類皆匿無出苟出必垂其車奩如野獸之避行獵此時巴黎中爲蒙恥待亡之地矣此即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初十日景象以上余所述者均京畿變故而余之小說卽出於是時法國自魯意十六爲衆所誅遂以一國之力力敵羣雄宣戰先及英人嘯嘯暨西班牙

遂挑釁於普魯士毗埃猛。意大利而內訌復起。諸國中時惟瑞埃德丹夢二國俱守局外。不與法關。以二國之兵。方以甌脫布畧岳故。力備俄女皇嘉德海第二之侵暴。故不與聞。此時法國外權已失。卽本國之信義亦見薄於人。蓋以九月中大殺及正月念一日敗釁後。於是法國全境。遂爲全歐之棄地。蟻之如空郭焉。英兵屯於海壩。西班牙兵則踞毗海勒山。毗埃猛及粵軍壁於遏浴伯山。荷蘭及普魯士則絕伯伊巴之北。起倭翰及於埃石角。時本國之軍尙有二十五萬。用以培共和黨人。凡法軍中將卒咸罷。馬箕散石沂將軍。戰於埃拉沙伯洛弗利。退屯泥埃。栖錫彈栖洛及鹿伊夷二帥。勒兵入欖布。美國美項達大將。方圍馬埃石提栖。遊騎及於唐亮武。發郎錫及唐伯哀。爲美兵所敗。失其軍資無算。敗兵整萬。皆棄軍歸入內地。全國無主。倚大將著苗海埃爲重。時聚議既定。遣騎告著將軍。勿留屯比哀石布。比哀石布。瀕海之地。近海。將軍乘間引兵潛渡。入躡荷蘭。衆議請將軍歸墨石軍。此時名爲動物。皆惜洪都之敗。咸感觸知腹心之患。且作聯軍之意。則將取法國之革命黨。因之長圍。

廣袤。國人偶得少勝。則歡呼相慶。敗則悲梗萬狀。哀樂經月。數變其狀。若此者。大似枯棋受劫。累見皆非佳徵。昨爲三月初九日。議會中大聚。司兵者。竟以所部至。議會之代表者。曰唐堂。慷慨有大志。然好高言。人多弗信。而卒以成功。唐堂登壇呼曰。吾國兵力罷矣。吾輩當謀所以拯法國者。今當更募三萬衆。屬著苗海埃。匪特可全法境。並足奄有比國。躡取嚙嚙。議竟。衆皆稱可。遂立尺籍。逐村集壯士入伍。是月梨園及俱樂部。皆息立黑徽於國門。示將亡國。未及夜午。投軍者至三萬五千人。尺籍爲溢。是日部署國衆。又類九月中所爲。每村中壯士。皆請於議長。謂將興大軍。當首誅異己。所謂異己者。卽與共和黨爲仇者。且有僞爲黨人。偵取消息。以洩於外。如壯士議者。法國富。大殺戮流血。幾及全境。顧異己之黨。爲勢頗弱。保皇黨則尤弱。共和黨人乃曰。與吾輩立異者。惟此爲烈。明日議員復集。教族亦戎衣挾械而前。屏婦人而聽。區官則如爲其區之代表。請議員禮重國民。國民許國敢死之人。請如議立法司。用訊黨人。而與聞者咸以爲當。已而議定。法司立扈伯蘭澤。遂播於國衆。曰。法司立。

矣。立讞員六人。有自主之權。讞定。不能授人以異同。律分奸黨。國民爲二。非國民者。咸伏法。而稟承議院風旨。如律以試。冀以安撫國衆。保皇黨聞狀。知將誅已。則亦大聚誓言。強死弗受新法之暴。共和黨則云。果非奸慝。則當以資購票於院中。始可保若首領。有律師斐火者。亦曰。必購票自保。方審新律。非嗜殺者。顧保皇黨亦如約。請曰。必得誓書。衆始甯謐。且誓書徧示各郡縣。有司勿令肆其煩刑。時議員咸面新集之士。慰勞之。令發倉授壯士以糧。衆旣得糧。持鎗佩刀。挾彈赴院門者。已六百人。皆醉而拍手曰。吾今日得誅奸回矣。律師郭魯德阿布亞曰。壯士言然。奸回固宜殺。然可以開吾網者。亦可予以自由。律師言時。目視保皇黨。黨人亦知衆心尙屬於己。爲禍未艾。於是羅織復起。新集之士。四出邏偵。欲盡取而縲殺之。魯西之妻。居於聖倭諾海。聞變。則馳告其夫。魯西聞警。亦戎服播告其友。友皆他出。議於畢西恩家。魯西一一告其家人。後遂歸。觀共和黨之舉動消息。旣徧。畢西恩安詳如恆狀。臨窗仰天而思。引手撩髻曰。天且雨。今夕幸無事。遂於窗外聞鐘已十點。然而禍卽發。於是時。

矣。在洞黑中。既雨路滑如膏。逐戶皆嚴閉如幽居。且類殲滅無遺。噍者時偵探之。隊已出。然火前導。引其鎗刃外嚮。壯士多亂服步武。亦顛跛弗整。巡防之隊。則沿巷詢問。藏匿奸宄之家。居民大震。而弗聞其事者。怖乃尤烈。微雨滲落。奇寒中人。欲凍。保皇黨所屯集處。竟漏於稽察。移時雨復大集。壯士之氣亦漸餒然。尙矯爲厲氣。逢人輒欲殺之。已而壯士中言曰。雨盛可縱黨人勿殺。是雨赦此囚矣。是夜巴黎中人人惶恐。幾有除舊布新之象。而保皇黨亦幾於殲滅無遺。自魯意十六死後。至於今日。皇后尙幽於巨廟中。並皇子及皇后之妹。時有一婦人衣班衣。作囚服。以布裹首。出走。經聖倭諾海。將遁而出。道遇邏騎。則矗立於屋隅。無動。迨騎過。始少蘇。復行。歷數險。皆幸無事。卒復遇險。則不能矗立。無言如前狀矣。此婦人及壳勒洛街時。遇羣壯士。爲其所獲。羣土方醉。顛跛欲得人而殺。婦人適遇將轉入葛壳街。歛避。顧已不能脫。壯士中首領言曰。前路有女國民。義當拯之。即問曰。女士安往。婦人弗答而奔。首領曰。此大類逃人。於是羣槍爭發。令止勿遁。婦人卽立而呼曰。吾非逃人。國民軍誤。

矣。壯士曰：吾號令未出時，在法汝當見答。今安適者？曰：吾非逃歸耳。壯士曰：噫，汝歸耶？曰：然。壯士曰：若果女國民者，此時歸家亦良晚。曰：吾適省吾戚族，自彼而歸。壯士伸臂作怒狀。婦人立却。壯士曰：奴趣出名紙。曰：得此焉用？壯士曰：議院中發諭示國衆。汝弗知耶？曰：未也。壯士曰：街中大呼警。汝何言弗聞？曰：上帝諭中何言者？壯士曰：近不云：上帝但云：巍巍然一物耳。曰：幸恕吾過。稱上帝特舊俗然耳。壯士曰：匪特舊也。直弊俗耳。曰：壯士言然。吾當力改。今請壯士語我。院中何諭者？壯士曰：諭言十點後。無官中諭。不能他出。曰：我乃無聞。壯士曰：爾赴戚族家遺之耶？曰：實未審有此。壯士曰：今且送爾於巡防局中。苟以禮意動局長，當不見辱。且能以人衛爾到家。否則留爾於署中。以人四出詢爾行狀矣。語已。壯士縱步行。婦人哀號不欲行。壯士之長知此女爲是哀呼之聲，震恐極矣。即曰：噫，吾輩今日行獵，竟得馴獸。然汝當力前。勿爲是嚶嚶者。壯士之長乃以手挾此婦人，勿令哀泣。同至自由之巡防局。方及瑟遜巨柵時，陡見一魁碩之男子，衣長帔，自十字市中來。當其至時，見少女極哀。壯士求

釋而壯士之長。乃弗許。力引之前。然少女哀痛無倫。淚睫慘黛。令人莫忍。男子聞聲。卽自十字市躍然而出。與羣士迎面立。謂壯士之長曰。此少女何辜。見繫壯士。長曰。爾但治爾事。勿廢時。而與我事。男子曰。國民必告我。以此少女何辜者。汝何爲苦之。至是。男子語時。聲響極厲。壯士輩中咸曰。爾何人。窮詰又何爲者。男子遂力去其外帔。膊上見徽章。燦然射眼。言曰。汝當知我爲武弁。壯士輩曰。汝何司。男子曰。余爲保國之衛士。壯士中有人曰。咦。此何足驕我。我將處爾以何禮者。詎吾職應禮此衛士乎。輩中復有人曰。適此人何言。彼恃官而怒。吾不如見平民之怒。尙有姿致。男子亦曰。彼殆言此徽章示人。能使人加禮。且其人尙有利劍。足以護此徽章。言次。少退。發前襟。刀光如雪。爲路燈所映。光發動。目此劍示人。似云曾殺敵致果者。遂引手。搥壯士長之胸。以劍置其頸曰。今茲吾二人。且爲朋友之深談。壯士長曰。國民然則。句語時。將出其果力。與之抗抵。男子曰。噫。余先告汝。汝輩中敢暴動。此劍立洞若胸。時壯士中尙力挽婦人。俾勿行。男子曰。爾乍問我爲何人。汝實無其權。足以詰我。以汝非

偵探不足稽察行人。今我亦破格語汝。我爲慕海石蘭澤。在八月初十之役。實司礮隊。在胞與會中。主筆札以足下觀之。頗不僂辱否。壯士長頗中憎。時刀鋒且迫近。項際因曰。守備之國民。設爾所言確者。則爾爲愛國之人。可盡融其畛域。男子曰。我亦知寥寥數語。足合兩家之成。今汝當告我。以此少女行蹤。汝輩何以處此者。壯士長曰。吾將置之巡防局中。男子曰。何爲有此壯士。長曰。區長有諭。凡十點鐘後。無國民護照。不能披星而出。以此少女無護照。故挾之行。且足下不見國勢已岌岌。黑旗颭於風中。此何警耶。男子曰。黑旗之颭。正以吾國中。尙有二十餘萬奴隸之賤種。廢亂吾法。故以此備之。非爲此區區一少女犯夜而設。今夕勿論其他。果區長有諭。則汝輩可云守法。設果質直相告。胡至駁詰如是。天下同爲愛國之人。相見固宜有禮。不應遽加凌詆。矧身爲官長。經國民僉舉。如鄙人者在。禮宜少假借。今此少女聽爾提挈。自行。婦人竟前引男子之臂曰。國民悲慘之容。則令人欲醉。且曰。君子奈何以此醉人之言。遽舍我投諸虎吻。男子愀然曰。勿憂爾。但將吾臂。吾將送爾至於局中。婦

人曰。蒞局何爲。且兒非噬人之人。胡捉將官裏。慕海石曰。人之寘汝於局中。初非有罪。人亦未嘗以罪加爾。以區中有諭。言無護照。不能夜行。汝惟無護照之故。故瑣瑣至是。婦人曰。區中諭。兒乃未之前聞。慕海石曰。汝但蒞區。彼中必有長者。當持平爲若判決。婦人則堅把慕海石之臂曰。兒不慮辱而患死。果至彼間。吾命已矣。

第二章

方婦人語時。莊麗溫肅。大家風度。盎然見於言表。而悲婉之聲。直貫慕海石胸際。慕海石軀幹震震如觸電機。復迴壯士隊中。而壯士輩方怨艾以衆凌寡爲非禮。今乃言和得少。蓋其愆自計。隊中八人。挾槍者三人。挾手槍三人。竟凌軻一獨行之人。於義無當。矧此慕海石。僅佩一劍。設與對敵。爲辱已甚。此時婦人知此八壯士者。與慕海石言和。身且無幸。垂首至臆。悵然不言。慕海石則攢眉掀脣。無計自逞。引刀出鞘。氣概凜凜。此時實決二策。一則義宜保衛此女。一則盡國民之分。守法而禁此女。忽見傍恩峯街上。刀光燦然。且聞革鞞聲。則巡防隊也。遙見是間。有人屯聚。疾馳而至。

隊長呼曰。何人於夜午時。集此作私議。慕海石曰。吾友汝前。其羅漢乎。隊長果疾前。及於八人之次。言曰。慕海石。若呼我也。蕩子夜深。奈何弗歸。慕海石曰。汝乃弗知我。出自胞與會中耶。羅漢曰。知之。汝出諸胞與會中。乃入諸胭脂隊裏矣。因信口作歌。嘲婦人曰。麗人胡爲夜深行兮。伸其素手。玉色瑩兮。以手啟關。致將迎兮。幽暉射影。描雲屏兮。歌已言曰。非如是耶。慕海石曰。汝誤矣。余出此後。方圖甯家。見少女羈於兵中。余思以力出其人。問是中壯士。胡爲引此少女。羅漢曰。我固知其如是也。復歌曰。俠客豪美人。騷情俠原。吾曹歌已。遂入八士隊中。問曰。國民胡爲引此美人。壯士長曰。吾已告之慕海石。以無護照之故。引之告區長。羅漢斥曰。咦。咦。是何罪者。壯士長曰。汝乃不審區長有言。禁犯夜者耶。羅漢作鄙夷語曰。良然良然。然尙有一諭。足以免此。凡在邦德及巴納斯上。此希臘山本爲名士美人。冶遊之地。縱其所行。無待護照。語已。復曰。此間安得行法。行法不幾敗美人雅趣耶。壯士長曰。然。惟鄙人觀之。似非良法。且此地。非邦德及巴納斯時。尤非日中。此女復非美麗。羅漢曰。吾意直與君反。